

山上水庫



HK人與事
陳德錦

（建於俗稱「主教山」山上）。跑訪兩個建築的感覺可謂完全不同。

現改為蒲窩青少年中心的舊警署，位處香港仔石排灣。我在熙來攘往的大路上問一個女學生蒲窩所在，但女學生搖頭說「不清楚」，可見此地已非人所常往。通向這建築物的一道石級路兩旁有不少土地神位，有個女士在擺放祭物。我走上一段傾斜度甚高的車路，瞥見紅磚微露時已氣喘吁吁。這座愛德華風格的屋子，與大埔舊北區理民府、柏架山林邊屋如出一轍。高居臨海，當年或可縱目監視海上船桅活動，時移世易，今天被厚厚的樹叢遮蔽，已失去那睥睨的面目和守備的作用。

訪尋紅磚建築的最後一站不是舊式房舍而是配水庫。在上世紀初，香港市民主要靠地下水為飲用水，後來當局陸續在河谷地帶興建了儲水庫（俗稱水塘），增加存水量。所謂配水庫，是用來儲存來自「水塘」的自來水，過濾後再經管道輸送到家家戶戶。一般配水庫都在地底，而「主教山」這一個卻建在山頂，堪稱「山上水庫」。

中午時分，攀上有石級山路，看見兩邊有些健體設備供登山晨運者使用，還有幾張乒乓球

桌。到了配水庫入口，守門的管理員說：「需預約。」以為白費氣力，但他說下午時段或有空位，只剩幾分鐘預約時間。幸及時用手機辦好，早十五分鐘就放行。慕名而來的人絡繹不絕，在攝影鏡頭下成了不折不扣的古蹟。

原來水庫的平頂已在海拔七十米高，如立在半空上。可以想像半世紀前棄用時，這水庫就被林木掩蔽，出口或被土石封蔽（如早年的防空洞），然而又是何以被發現而重見天日？這一切可待研究記錄。

由一百零八根石柱撐起、直徑四十米、高九米的立體圓形水庫，假如灌了水，就可游泳划艇，所以有人說它像羅馬浴場，又酷似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地下水庫。但紅磚的砌建是在水庫哪裏？走下工字鐵搭起的樓梯由平頂一步步往下走，便見花崗岩石柱的頂部用紅磚架構成半圓形的拱券，磚法排列是「歐式砌法」（Flemish Bond），俗叫「梅花丁」，是一種講究強度的砌磚法。舉頭看見密密排列的拱券撐起了水泥平頂，才不怕有塌陷的危險。

這兩個完全不同功能的紅磚建築，已活化的一個已沒有多少人走訪，也許我們感覺它還有實用價值，而已沒有實用價值的配水庫反而帶出一種建築美學。我走下「主教山」時，想的卻不是泳場浴池而是水資源的珍貴。畢竟我們曾有制水的日子，即使今日水庫常滿、東江之水源源而至，珍惜涓滴仍是不可或忘的一句老話。



冰嬉

北京頤和園開啟第十屆冰上健體活動，昆明湖冰場正式迎客上冰。作為北京市公園管理中心「歡樂冰雪 快樂健身」名園冰雪遊園會中冰場面積最大、承載量最多的戶外天然冰場，頤和園冰場營業面積達到三十五萬平方米，最大可以容納五千人同時在冰面嬉戲。

中新社



市井萬象

一道光的力量

港原創音樂劇已經走過五十餘年。一九九二年杜國威編劇的《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嚴格意義上僅是有歌舞表演的話劇，不算音樂劇；不過此劇的成功催生了春天舞台這個主攻音樂劇的劇團。香港話劇團自一九八〇年翻譯演出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和桑德海姆（Stephen Sondheim）劃時代名劇《西區故事》（港譯《夢斷城西》），West Side Story）以來，已有四十餘年的音樂劇排演經驗。在這幾十年中，香港話劇團從未停止過復排英美音樂劇以及原創音樂劇的嘗試，但即便二〇〇三年推出的《酸酸甜甜香港地》集合了顧嘉輝的曲、黃霑的詞、何冀平的劇本、蔣華軒的編舞以及毛俊輝的導演，最終也是反響不一。

原創音樂劇難以成功，最核心的問題有兩個，一是劇本差，情節邏輯弱，人物形象建立失敗，導致情緒流不順暢，觀眾難以共情，甚至感到尷尬。二是音樂為寫歌而寫，缺乏完整性和作曲家的自我意識。《大狀王》的成功，恰恰是因為主創團隊在劇本和音樂創作上達到了相當高的完成度，這是整部劇的基礎所在。

音樂劇的本質是戲劇，這是其與歌劇最根本的不同。許多人以為只要音樂動聽、場面夠熱鬧就是一部好的音樂劇，這樣的認知只會將音樂劇帶向雜耍歌舞秀的泥潭，屬於返祖現象。當代音樂劇本表達的可能性極多，絕不屬於膚淺的藝術類別。

劇情邏輯的順暢與完整是人物形象建立的基礎。張飛帆為《大狀王》寫的劇

本在細節上十分考究，前後邏輯連貫一致。比如雖然方唐鏡飛揚跋扈作惡多端，卻偏偏留了個天天記錄他所做壞事、且從不給他留面子的丫鬟楊秀秀在府中，這樣的反差一定會讓觀眾產生疑問。僕人阿財問為何留這麼一個丫鬟時，方唐鏡自己嘴硬說順風順水的情況下就喜歡有人在一旁說點不中聽的，但其實這為後來楊秀秀透露方唐鏡當年從妓院老鴇手中救下她的這一情節埋下了伏筆。從邏輯上也理順了方唐鏡良知尚存的人設，為後續的轉變提供了合理基礎，從而人物不再是簡單的黑白善惡二分。諸如此類的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的細節還有許多，不再一一贅述。

劇中主要人物都具有多面性，且人物情感的變化不是直線邏輯，有反覆有糾結才更符合現實，也讓一些劇情中的情緒爆發點更能觸動人心。比如阿細、方唐鏡和楊秀秀兩人一鬼回鄉找宋大媽這場戲，是人性複雜中一絲溫暖的流露，正是因為前面的劇情將人物情感建立到位，才讓《有陣時》這首歌可以不動聲色地讓觀眾情感破防。

當然並不是說《大狀王》的劇本無懈可擊，有些細節若能進一步打磨，則作品還能更上一層樓。例如，為何京城的萬壽堂會千里迢迢來廣東聘請狀師，這個情節是全劇邏輯欠打磨的地方之一。即便方唐鏡名揚嶺南，以當時的時代背景而言，這一情節都有牽強之嫌，廣東狀師的官話能力堪憂，且地方狀師如何能出名到獲得京師達官貴人的延請？若能添加合理理由則劇本細節便臻於完美。（上）



旋轉舞台
徐成

舉凡熟悉音樂劇的人，想必對大中華區原創音樂劇都小心翼翼。就算是香港話劇團的原創音樂劇，以看過的而論，至今也無令我滿意者。但《大狀王》一掃我對華語原創音樂劇的壞印象，不僅故事合理，人物建立成功，情緒流順暢，而且高世章的音樂是一種自我意識極為清晰的藝術創作，用主動動機將人物和情節完整串聯起來，再也不是點唱機般東一曲西一首了。劇中音樂風格多變，融合中西，又絕無亂來。岑偉宗的詞貼合人物與劇情，抒情歌曲催人淚下毫不做作，快歌與情節和動作高度配套，聽得人直呼過癮。

話劇者看劇作家、導演和演員陣容已可大致判斷是否值得看。但原創音樂劇則要萬分小心，雖然早在二〇〇五年，作曲家三寶已經創作了原創音樂劇《金沙》，但大中華區的原創音樂劇基本還處於未入門狀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先天不足卻急於原創。

我向來認為，作為純粹舶來品的音樂劇，要先學習再原創，第一步是大量引進和欣賞英美成熟劇作，接着大量翻譯和排演英美名劇的中文版，甚至在製作上應直接與原版合作，學習先進的製作流程和理念。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培養全方位的人才，無論是演員、作曲家、編舞，抑或導演都需要大量的正確實踐經驗來引導創作。這裏我必須強調英美音樂劇，因為音樂劇起源於英國，成熟於美國，是一種非常盎格魯撒克遜的戲劇形式。德法亦有不少原創音樂劇，但大部分劇作與音樂劇的精神內核脫離太遠，更像是一種有劇情的歌舞雜耍秀，尤其是法國音樂劇，這種形式上的渙散現象更為嚴重。如果沒有Cameron Mackintosh的製作，法國作曲家Claude-Michel Schönberg的《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和《西貢小姐》（Miss Saigon）大概不會如此成功。

相對內地，香港接觸英美音樂劇的時間更長，實踐經驗也更為豐富。如果從一九七二年顧嘉輝作曲，黃霑、莊奴等人作詞，潘迪華主演的《白娘娘》算起，香



▲音樂劇《大狀王》講述廣東狀方唐鏡的故事。

劇照

清華園裏的口袋公園



如是見
侯宇燕

大約從去年夏天起，進了清華東南門，向西一拐，在李兆基大樓以東，校園巡查隊東區工作站的小房子旁邊，發現原來的雜草被漸次清除了，一點點建立起小小的口袋公園——園藝勞動實踐教育基地。每每和父親去南園食堂買飯，都路經此處，眼看著那沖淡靜謐的小園子一點點地鋪展開來了，忽然想寫寫它。

偌大的清華園，是不缺婉約細膩優美典雅的寫意風景的。然而這個樸素恬靜、雅緻悠遠的口袋公園，有樹有花，有鞦韆索，

有亭有樓，有小徑，是一扇窺見淡泊靜遠古典文化潛影響的小窗口。造園技巧嫻熟，卻不華美。我尤其喜歡小徑前的兩叢紫色植物。那紫正到了極點，從前在清華科技園搜狗營業廳的小徑前也見過的，秋深時卻見它竟然開了白色的小花，沖淡靜謐，於平凡中瀟灑不凡。

這裏的花樹亭椅，真是螺螄殼裏做道場，從容鋪陳，舉重若輕，充滿理趣也充滿情趣。布局手法是白描，結構卻精緻勻稱、有趣耐觀，別有一番疏放清雅，予人寬鬆自由的心境和閒逸淡遠的情懷韻味。在遊刃有餘的儒雅清麗之中，自然流露出一種與平民生活相通的民間本色。

剪髮記



人生在線
余乘桴

對於很多人來說，髮型可以說是重中之重，但對於我個人來說，好像是一場自身試驗。過去十幾年裏，我一直長期維持着短髮，最長也不過肩頭。原因是我一年大概只剪一次頭髮，每年六七月份香港的熱潮初起的時候，大概就會將頭髮剪至接近寸頭，接着任其自由生長。而確定了倫敦遊學之旅之後，想着自己既然要離家一陣子，索性不如來一次剃頭好了。為了讓剃頭顯得更有意義，於是我想到了讓它蓄起來然後捐掉。當然，這也是波折的開始。

與長髮相安無事數月後，我量了頭髮的長度，大約三十公分有餘。於是便郵件聯繫了英國倫敦一所可以捐贈頭髮並提供免費剃頭的沙龍。郵件溝通得很順利，對方欣然表示可以接受頭髮捐贈並提供免費剃頭服務。當一切都打點好了之後，自己內心是萬分期待，畢竟這應該是還有記憶以來，自主意識下第一次得以剃頭。雖然筆者先對此並不表示支持，並且在遊學臨行前仍在勸說，倫敦的冬日難捱，不如留着長髮保暖之類的话语，但也難動搖我難

得嘗試的心。

然而事情並沒有如願發生，緣起我們在郵件溝通中並沒有將頭髮長度計算的標準以及對方也沒有與預約的沙龍門店確認是否可以提供剃頭服務。因此一場烏龍發生了，當我坐定定在理髮椅上期待著見到自己光頭模樣的時候，店員拿着軟尺量了頭髮長度之後遺憾地告訴我，頭髮的長度不夠，以及他們沙龍因為是女士沙龍，沒有能夠剃頭的電鍍。因此我計劃的兩件事都成空了。

聽到這個消息的當下初初是有些難以接受的，畢竟這兩件事可以說是讓我在心中期待了大半年，我也為此極為難得地蓄了超過一年的頭髮。但又無可奈何，畢竟倫敦的理髮費用不菲，不僅是囊中羞澀，更重要的是如果付費然後請人幫忙剃頭，心中是實在難以平服。

原本以為剪髮這件事只能暫且擱置，等暑期回港的時候再剪髮，沒想到事情很快又迎來了轉機。一次機緣巧合聽朋友介紹之下，聽聞倫敦有一些理髮學院會招募模特，可以非常優

惠的價格剪髮，是不少窮學生的福音。本著一顆強烈的好奇心，以及對自己長髮的不忍直視，撥通了一家理髮學院的電話，對方剛好第二天有位置，毫不猶豫便立即佔好位置。

正如開頭所言，筆者對髮型是沒有太多講究和要求的人，因此對這件事並沒有抱有任何期待，心中只是歡喜終於可以擺脫這惱人的長髮了，也伴有小小的沒能捐得了頭髮的遺憾。

第二天如約到了理髮學院，原本以為是比較簡單地類似香港快剪這樣，沒想到整件事非常流程以及規模化。這間學院有大概四層，其中兩層用於教學，其餘兩層則提供普通的剪髮服務，我的這個場次大約有十五名左右的模特一齊給新進的理髮師練手。但說是新進的理髮師，實際上卻是由世界各地來倫敦這間理髮學院進修的理髮師，剛好分配到我的理髮師是來自韓國首爾，已經從事理髮行業二十五年的女理髮師。她頭上的短髮簡單利落，也正是我過去每年「一期一會」短髮的初始模樣，在給她看了我過去的照片後，也更拉近了我們的距

離。

老師會首先詢問每個人今次想要剪的理想髮型，然後根據每個人的需求，做好頭髮的分區，有序地按照區域示範教學，然後再讓理髮師完成該區域。在剪髮的期間我好奇地詢問這位遠道而來的「學生」為何已經經驗豐富了還要過來學習，她用一句中國俗語半開玩笑地說「活到老學到老」，其後她解釋道，她自己其實從美國理髮學院畢業然後在首爾做髮型師，因此她很清楚歐美與亞洲的審美和技術差異，歐美偏重層次，亞洲則更看重質感，她希望通過不斷地學習可以將兩者融合得更好。

剪髮的體驗很好，並沒有完全照搬導師的建議，而是一絲不苟之下又偶爾突顯自我創意。在她為期一個星期的短期髮型訓練中，我不過僅僅擔任了她一個課時的模特，但卻從中感受到了一絲共鳴。我想首先是她勤於精進的學習態度，其次是一種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包容的世界觀。我付了大概香港一次快剪的費用，卻像是收穫了一次課堂，學習到了人生的又一哲理。